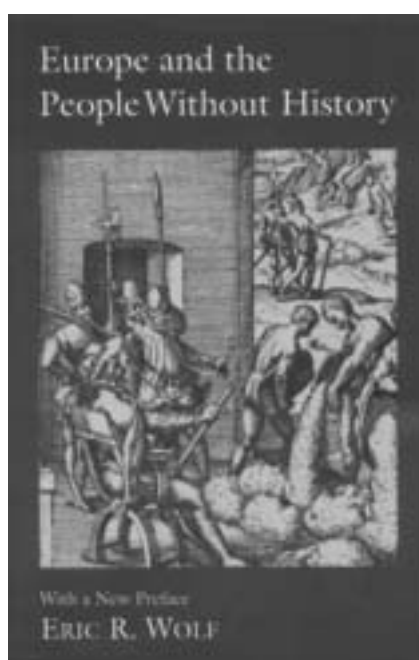


人民有沒有歷史？

● 馬建福

《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的主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歐洲之外的人民在各種物物交換中並沒有消解至停滯狀態，或者被隔離出競爭的軌道，相反，他們也同樣是世界的締造者，是整個世界格局的演員。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沃爾夫 (Eric R. Wolf) 是研究農民、拉美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這位出生在維也納的猶太後裔先在英格蘭棲身，後移居美國，在紐約接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因為在歐洲服役實戰的經歷而萌發對人類學的興趣，於是步入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讀人類學。入讀

哥大時，剛好拜入斯圖爾德 (Julian H. Steward) 門下。斯圖爾德的興趣在發展科學的人類學，他用「多線進化論」分析社會之演變與人之社會適應問題。沃爾夫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波多黎各人的研究，後來他在密歇根大學任教。

1970至80年代，社會科學的關注點在「權力」，政治關係、殖民主義現象使沃爾夫開始關注非發達地區農民與世界經濟牽涉的問題，也因此而成就了他的著作《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這本書的主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歐洲之外的人民在各種物物交換中並沒有消解至停滯狀態，或者被隔離出競爭的軌道，相反，他們也同樣是世界的締造者，是整個世界格局的演員，而非觀眾。

我們知道，人類學研究的慣例是，步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一腳深深地陷進去，竭盡全力地把自己忘記，轉換角色，從他者的世界中尋找人類生活的異同。這個他者的世界，往往是在一個牧野山村，也可能是在一個旮旯犄角，總歸不是一個宏大場面。學術前輩總是選定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帶着對遠

方的迷思，在漫長歲月中如擠牛奶一般，一點一滴地觀察、記錄、分析，再現等，然後如釋重負地帶着千奇百怪的經歷故事，填補自我世界中的某項空白。沃爾夫的研究擺脫了這些束縛，他拿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強力工具，站在沃勒斯坦 (Immanuel M.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思想中，做出一個宏大敘事。這個敘事的田野點是整個世界和社會。生產方式與社會是他在整本書的關注焦點。社會發展的動力來自於資本主義的擴張。由此，沃爾夫擺脫了人類學以及實證主義科學的研究慣例中對制度、文化的研究，而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任何社會所具有的生產、交換模式。

該書第一部分是一個大視野的展開。沃爾夫蝸居在大英圖書館裏，在故紙堆中把世界各地的經濟狀況、生產方式一幕幕揭開，給讀者一個整體的框架——即在1400年代，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地區性交往狀況，各地的經濟模式、交換方式等，使讀者明顯感覺到這些地方尚未連接成片，而且都是以當地土壤所形成的生產方式「養家餬口」。總體而言，世界各地的生產方式有三種：資本主義、貢賦制以及親族制。這三種方式都體現着不同層級的人對於物品的佔有問題，同樣也表明其中的階級狀況。有了這樣的一個輪廓之後，沃爾夫分析了歐洲擴張之前的各種動因。長途貿易與港口的擴大、各種王室勢力的增大、國家的形成等，為後來歐洲嚮往擴張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二部分提到，世界體系尚未形成，歐洲大國的行動開始一步步把幾片斷裂的大陸連接起來，首先

是貨物交易。沃爾夫讓一個個鮮活的文化因數都潛入商品之中，以商品為載體，實現了文化的流動。商品的流動並沒有使各國濃烈的佔有欲望蘇醒，來自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的商賈雖然不斷開拓新的市場，但是在交易過程中也並沒有完全佔上風，於是他們絞盡腦汁地尋找利潤更大的交易。首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對於新大陸的開闢，在北美的皮毛生意，以及在非洲的奴隸販賣，還有涉足亞洲大陸等等。這中間，沃爾夫提出了比較新的見解——土著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這一點薩林斯 (Mashall D. Sahlins) 在《「土著」如何思考》(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中有所分析(薩林斯著，張宏明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不過沃爾夫還是捷足先登，分析了當歐洲經濟的動力衝擊到土著生活之地時，不同地區的人並不是被動接受、沒有任何反應，而是迅速做出反應。因為這種貿易往來，才使原先並無聯絡的大陸塊連在一起。

第三部分是對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的發展的分析。沃爾夫沒有從經濟學中的利潤關係來分析，而是從商品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國家在這一過程中的崛起。他還分析了土著地區因為商品的流通而帶來的變化，其中一點就是對於外來交換的適應，以及因為適應而形成的主體的變化。沃爾夫大膽地拿馬克思的經濟分析工具來分析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問題。引用馬克思的觀點是，人有兩大生產，一是自身的生產，一是經濟的

生產方式與社會是整本書的關注焦點。社會發展的動力來自於資本主義的擴張。由此，沃爾夫擺脫了人類學以及實證主義科學的研究慣例中對制度、文化的研究，而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任何社會所具有的生產、交換模式。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階級的分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沃爾夫認為這種關係的確存在，但是參與者不是馬克思所謂的兩種階級，而是不同身份、不同層級的人。

生產。沃爾夫認為還應該加一個文化與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例如社會制度的形成。另外還有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作為政治、文化、制度的上層建築並非僅僅是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它還會決定經濟基礎，這樣就更大地顯示了社會及其制度的作用。

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與地區性經濟特徵的研究，是這一部分比較精彩的內容。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階級的分化，出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沃爾夫在世界範圍內的分析把這種關係模式拉長了，這種關係的確存在，但是參與者不是馬克思所謂的兩種階級，而是不同身份、不同層級的人。分工導致的職業化、地方化，使一些地方被「殖民」為專門的生產者，例如南美的甘蔗、咖啡等的生產，但是資本總是向上流動到資本主義世界。這一研究使我們看到，馬克思所謂的階級關係不再僅僅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也存在地區之間的對立。由此才延展出不同族群、不同國家之間的掠奪與被掠奪關係。

最後，沃爾夫把過去我們看到的商品的流動轉到現實情況中的人的流動加以分析。因為社會分工的細化，人的職業也隨之發生了轉變，特別是在地區間的流動增加。過去人們想像的文化表現，會隨著人的流動而整體移動。其實文化也非鐵板一塊，它會隨着人的個體性流動而成為碎片，不過經過混雜後，又會凝聚出其新的整體性特徵。還有就是所謂勞動者的全球化問題，因為勞動生產者不再是單獨為完成某個產品而勞動，他們因為

分工的細化、銷售的彼此連帶而出現了強烈的紐帶關係。過去所謂的家庭、家庭、地域性特徵都被擴展開來，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跨地區性的關係。其實說白了，過去所謂的商品流動引起文化傳播，現在只不過是人代替了商品，人的勞動力成為商品，人作為勞動力的商品附帶文化而四處傳播。

沃爾夫是1970至80年代對人類學的發展有着卓越貢獻的學者，與1960年代之前的人類學家相比，沃爾夫似乎站得更高更遠。他把人類學與歷史、經濟結合起來，分析世界體系自1400年代開始的運轉，拓展了過去我們從文化看歷史的視角，轉而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文化。沃爾夫的研究，多少傳承了斯圖爾德「多線進化論」的議題，希望通過一個宏觀的視野，在一個大歷史中探討人類文明的傳遞、人類文化的發展問題。

沃爾夫的研究，應該說與西敏思(Sidney W. Mintz)在《甜與權：糖在現代歷史中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Elizabeth Sifton Books, 1985])中對於南美甘蔗生產地農民工人與資本家之間關係的分析相似，共同應用了馬克思的許多理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對生產關係、階級關係的再實踐。當然，他們的應用超越了地區性限制，把研究的工具植入歷史當中，通過大歷史的跳躍過程來分析農民與開拓者之間的關係，同時分析了其中的經濟發展過程。另外，沃爾夫的研究把馬克思所謂的工人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模式拉長分析，放在世界體系中來觀察在不同的社

會形式中，當資本主義到來之時，人們又是如何作出自我調適，進行自我利益的實現。

不過，沃爾夫的研究過於展現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強勢，以為堅船利炮就可以征服一切是合情合理的。但其實不然。他實踐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並非放之四海皆準。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當前社會，這種純粹的經濟依附分析已經被全球化過程中的多項無序流動所取代。

該書的出版，對於多個不同範疇的研究領域均有開拓性意義。對人類學研究而言，起源於西方的人類學及其研究者常常習慣於站在「發展了」的角度藐視其他欠發達地區，因而期待其他欠發達地區把西方當作最高發展目標的參照樣本。這種把生物進化論的思維模式運用到社會發展中來，顯然是錯誤的，所以，沃爾夫不無幽默又極具嘲諷地把該書冠名為《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歐洲有歷史嗎？當然。歐洲之外的人們呢？當然。但是，在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視野看來，非西方世界都停留在歷史軌道的起點靜止不動。是不是這樣的呢？沃爾夫並不這樣認為。他把研究的視野鏡頭拉長，以1400年那個全球化步伐開始加快的年份為開端，分析了大歷史演變過程中文化、社會等的變遷。不難看出，他聚焦於研究經濟，從商品流動、利益獲取等方面做出分析，其中也摻拌着對「階級鬥爭」問題的剖析。因為沃爾夫的研究從歐洲中心—南美邊緣的對立兩端為出發點，所以說，所謂「階級鬥爭」不是一個社會中的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與衝突，而是全球化過程中，兩個地方之間，即歐洲和歐洲

之外社會之間的「鬥爭」。這兩者之間呈現出「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同時也有相互依附 (interdependence) 的特徵。就是因為有了一種依附關係，使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強取豪奪似乎變得正當。「剝削與被剝削」還真有些「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意味。

對於歷史學研究來說，這本書實踐了一種新的研究策略。過去的歷史表述，都是以精英階層、以統治者的行動為本而編寫的歷史，同時也不無大量再造與美化之處。而這本寫的是農民史。我們知道，歷史研究多習慣於從文化的遺迹中尋找歷史的根源，但這本書是從歷史的編年史中尋找文化的蹤迹，是一種歷史文化學的開拓。

就經濟史研究來說，除了經濟學的視角之外，從物品的流通路徑來分析經濟的發展、人類跨地域的互動，是一個新的啟發。由此可衍生出諸多研究，如以日常生活用品的流動來看文化的傳播軌迹等。今天我們看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最近美國投資銀行倒閉引發的全球性恐慌，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我們僅僅看經濟結構中的關係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用人類學視野中的經濟分析，可能會更有韻味一些。

作者以社會人類學視角對於歷史的重新書寫，使我們對於知識領域中一些想當然的內容有了再認識。例如，我們都習慣性地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分析在階級對立下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在這種關係中通過剩餘勞動力獲取利潤，而且這種關係有很明顯的兩極分化的特點，這種矛盾不可調和。

過去的歷史表述，都是以精英階層、以統治者的行動為本而編寫的，同時也不無大量再造與美化之處。而沃爾夫寫的是農民史，他從歷史的編年史中尋找文化的蹤迹，是一種歷史文化學的開拓。

沃爾夫雖然在行文中對前人所謂「沒有歷史的人民」的斷想做了糾正，但是他並沒有讓應該發言的、在他看來「有歷史的人民」發聲。這一點或許就是歷史人類學研究者所應該注意的不足之處。

但是沃爾夫在把分析工具的焦距拉長之後，我們看到在現代世界體系下，這種關係不僅是存在於一個制度內的矛盾關係，而且在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超越我們所謂的矛盾關係——一種焦灼的互惠互利的關係，儘管矛盾無處不在，這是其一。其二是關係從階級之間擴展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現在還形成了不分國家集團式的經濟壟斷，超越了國家、民族。這種現象馬克思是始料未及的，但是當

前的確存在，因為國家的界線不再像1960至70年代那樣涇渭分明。

從今天的眼光分析該書，沃爾夫的研究有一點缺陷需要指出來。他雖然在行文中對前人所謂「沒有歷史的人民」的斷想做了糾正，但是他並沒有讓應該發言的、在他看來「有歷史的人民」發聲。這一點或許就是歷史人類學研究者所應該注意的不足之處。我們不僅僅要看制度、看外力作用，還要看主體參與者的人的能動性之發揮。這樣，那些有歷史的人民的「心聲」才能得以表達。

巨人與矮人的語言鬥爭

● 陳祥波



李銳：《無風之樹——行走的群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作者李銳談到《無風之樹——行走的群山》（以下簡稱《無風之樹》，引用只註頁碼）時曾說：「《無風之樹》寫了三個月，是我下筆最快的一部作品，講的就是文革，把文革寫成一個寓言，一場巨人與矮人的故事。歷史總是巨人們高高在上地指導矮人們的歷史，可又總是給矮人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張婷：〈「文革」是我終身要表達的命題〉，《鳳凰周刊》，2006年第35期，頁72-73）。借用作者的這個說法，我們可以把《無風之樹》整個文本的語言分成兩個系統：一是矮人坪的矮人（老百姓）語言，這個語言系統主要表現為真切表達了生活現實的日常口語，特點是其原生性；一是劉主任（劉長勝）和苦根